



那些伤痕如勋章

□包子

壮士出川三百万，不破倭寇誓不还。在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期间，巴蜀子弟用血肉之躯，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美誉。我的大爷爷，就是众多抗战老兵的一员，他用铁血经历为我们三兄弟的童年树立起精神丰碑，让我们对军人满怀敬畏与崇拜。

1938年秋，大爷爷被国民党军抓壮丁，踏上出川抗战的征程。当时国家危在旦夕，日军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大爷爷和众多川军士兵匆匆离别家乡，投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征途，这一去便是五十余载。

1992年，年过八旬的大爷爷从南京回重庆长寿老家探亲。他右耳戴着助听器，拄着拐杖，腰间挂着收音机，常用放大镜看报。他身上几十处刀疤弹痕清晰可见，勾起了我们对他的战斗经历的好奇。整个夏天，我和弟弟们以打扇、搔痒、搓背为“筹码”，哄着大爷爷讲述那段残酷壮烈的抗战岁月。

大爷爷口中的战争，远非当下的电视剧能展现。川军装备极简陋，缺吃少穿，部队虽装备差，大家却有着坚定的报国之心。在日军狂轰滥炸下，许多缺乏

训练的士兵甚至还未开一枪，就倒在了阵地上。但每一场战斗，川军将士都毫不退缩，以血战到底的气概诠释着巴蜀子弟的铮铮铁骨，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践行“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誓言。

大爷爷没进过学堂，却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常蹭听评书，《包公案》《说岳全传》《水浒》等故事，他能讲得绘声绘色。他的这个本领得到连长重视，从此带在身边。大爷爷也视连长为恩人，他说若没有连长护佑，参军第一年的几场大战，他可能就死于鬼子的炮弹之下。后来连长牺牲了，大爷爷为此伤心落泪了好一阵。大爷爷平时经常讲《说岳全传》给战友们解闷，小有名气。连长牺牲前，向营长说起大爷爷的这个特长，因此又被营长留在身边成了通信兵。几场拉锯战后，部队基层指挥官损失惨重，大爷爷临危受命，从班长到排长，最后当了连长。

回忆起战争的惨烈，大爷爷痛苦不已：“牺牲，牺牲，还是牺牲！那时候打仗要死很多人！”他眼眶湿润，泪水滚落。我们呼喊他，却忘了他右耳失聪。大爷爷回过神来，陡然提高嗓门，用

沙哑的声音哼唱：“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川人行事耿直，守信、重义，无数川军将士如大爷爷一般，在烽火狼烟中，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怀着“还我河山”的信念，不灭倭寇，誓不回川。

抗战结束后，大爷爷加入了人民解放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南京雨花台区邮政局工作，直至退休。

1993年，大爷爷再次回到老家。在他洗澡时，我依旧给他搓背，又看到了那累累伤痕，那是他抗击侵略者获得的最好勋章，镌刻着血战到底的川军魂。大爷爷哼唱的那首《旗正飘飘》，又再次在耳边响起……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群雕(外一首)

□万永

雕塑家把你们塑成438块石头
连同花岗石一般的信念
曙红的思想
凝聚着他们的崇敬
每一块筋肉，每一根脊梁
都凝结着他们蓬勃的激情

你们那时站在
黑夜与黎明道间的最前沿
你们高举镰刀和铁锤锻打的火焰
绣着星光。向前倒下时
仍戴着锁链，眼睛似钢枪
怒视着因绝望而渴血的群狼

我们头顶正午的太阳
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仰望
我们看不见你们的头颅
只看见铁锈斑斑的镣铐
以及淬火百炼
刺刀一样坚毅的目光

啊！歌乐山松涛澎湃
竹菊幽咽。寂然是我们
相视无语。我们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悲壮的声音
从脚下红色的土地传来
直到两江潮水在我们心中轰响

致洗星海

你像风。你像马
你像奔腾的黄河水
你提着战刀一样的小提琴
穿过法西斯的子弹和炮火
滞留在了阿拉木图

饥饿与土豆，面包与严寒
阻止不了你激昂的五线谱
回家的路像发出去的信件
一次又一次被退回
哪怕跨过铁丝网就是你的祖国
密集的枪弹却再一次阻止了回家的脚步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的声音
在异国他乡奏响
你挥舞着音符的大刀长矛
轰然倒在了1945年的阿拉木图
大雪纷飞的目光
飘落在妻子儿女和家的方向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麻雀

□黄应森

我看见一大群麻雀
在逍遥广场跳舞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
麻雀
总是在脚步声里惊慌失措

跳舞的麻雀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那些鸟语
我听不懂
我不敢去看它们的眼神
生怕它们发现
多年前
我手中的弹弓

但我想
现在的它们
一定很快乐
它们飞走的时候
抖落一地的草屑
连秋天
也弯了腰
（作者系重庆市巫溪县文联副主席）

小饼干老师

□陈进

“怀念你的小饼干，想知道有没有机会吃上你做的蛋糕……”

“每次上历史课都很快乐，也祝愿老师一直快乐下去……”

“高中的路还很长，顶不住的时候就想想谭老师的小饼干……”

新一届初三的孩子毕业了，谭老师又收到很多写满心语的离别小卡片。怀念谭老师的小饼干，几乎是每个孩子都乐于提及的话题，香喷喷的滋味贯穿了每天的历史课堂。

回想刚工作那年，初出茅庐的谭老师走进课堂有些手忙脚乱。当她烦躁不安时，妈妈就微笑着递给她一袋可爱的小饼干，既是犒劳，更像是安慰。接过小饼干，她的情绪也就慢慢稳定下来，然后把当天的课堂复盘，将问题梳理一遍。梳理次数多了，她的教学质量也有明显好转。谭老师很感谢妈妈的小饼干，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把小饼干带进教室。她和初一的学生约定：“我们一起成长，每月学习出色的同学，就可得到我亲自烘焙的可口小饼干。”

学生们被这个可爱的约定圈了粉，高兴得手舞足蹈，每天学习都充满期待。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考核的时候到了。谭老师根据学生建议的几个维度：上课活跃度、考试成绩、作业完成度、学习主动性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获A等的就可以得到小饼干一枚。谭老师戏称，这是对学生的月度“绩效考核”；学生也根据小饼干的形状、颜色、味道、包装等多方面评价谭老师的小饼干，提出整改建议。学生们也戏称，这是对谭老师的月度“绩效考核”。

见证“绩效考核”的一堂课来了！上课铃刚响，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谭老师准点出现在教室门口。她走上讲台，还未开口，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小饼干！小饼干！”在同学们持久的欢呼声中，她像个可爱的散财童子，“欸！欸！欸！”一篮子的小饼干瞬间飞投给了本月表现优秀的学生。孩子们忙不迭地拆袋先尝为快，一股浓浓的香味从唇齿之间迅速弥散开来，教室里每个角落都在分泌多巴胺。

一次成功的月度小结，展示了师生双向奔赴的心愿，这样欢乐的场景从此在谭老师的历史课堂每月都会出现。得到饼干的学生越来越多，谭老师烘焙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

小小的饼干带着特殊使命，在几年的时间，让初入师道的谭老师不仅成了教学能手，学生爱上了历史学科，学科成绩年年名列前茅。她也成了烘焙小能手，不仅能烘焙精巧的小饼干，还能烤制各种蛋糕。

今年她与曾经教过的一个男生偶遇，准高三的男孩已是一米八的个头，见到谭老师就飞奔过来，把她抱起旋转了一圈，放下老师后又激动地打开手上的语文书，取出一枚书签，说：“谭老师，你看！”原来，那枚书签居然是谭老师昔日做小饼干的包装袋……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

鞋尖上的母爱

□余瀛

母亲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巧手，尤其是她纳布鞋、上鞋帮的功夫，更让乡邻们竖起大拇指。每当暮色漫进窗棂，母亲便会坐在煤油灯旁，借着那跳动的光，埋首纳起千层底。

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我和姐姐脚上穿的，永远是母亲熬夜赶出来的布鞋。农闲时，她会在家中不穿的旧衣拆开、剪成块，再用米浆一层层裱糊成硬挺的裙裾。做鞋时，她总会轻轻托起我们的脚，拿软尺量了又量。知我们贪玩爱跑，鞋底会纳得格外厚实，嘴上说着：“这样耐磨，能多穿些日子，省得磨疼脚板。”

纳鞋底是实打实的辛苦活。千层底厚如砖块，需先用针锥扎出眼，再引麻线一根根穿过去。每拉紧一针，都得使上全身力气，让麻线深深吃进布层，这样做出的鞋底才平整、不硌脚。村里有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对着千层底也常叹气，觉得有劲使不上；年轻媳妇们学做鞋，不是针脚歪斜，就是鞋帮别扭。可这苦活到了母亲手里，却偏偏生出几分诗意——她指尖翻飞，麻线在鞋底织出一行行整齐的“米”字纹，每一针都很匀称。母亲做的鞋，不只结实，更像一件艺术品，谁见了都忍不住夸。时常有乡邻上门学艺，母亲从不保留，只是别人到底做不出那份规整。母亲也只是笑，摇摇头。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哪里只是手艺，是母亲把所有的耐心，都揉进了麻线里，然后一针针缝进了光阴深处。

直到有一天，班上一个女同学穿了双白网鞋走进教室，同学们纷纷围上去惊叹不已，我也看呆了。那时，白网鞋是时髦的东西，谁若拥有一双，仿佛连脚步都带着风。我不由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

粗布面、黑鞋口，顿觉笨拙又灰扑扑的。

后来有一天，母亲又坐在灯下剪鞋样，我忍不住嘟囔：“还做这个干吗，现在同学们都穿白网鞋了，谁还穿这种手工鞋呀。”母亲顿住了，捏着鞋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只轻轻“唉”了一声。

从那以后，母亲做鞋的时间明显少了，倒是常有乡邻提着米、揣着豆子上门，央求她帮忙上鞋。没过多久，我和姐姐的枕边，竟各自摆上了一双崭新的白网鞋，鞋面的网眼亮得晃眼。我们喜出望外，却没留意母亲眼底的红血丝。

后来才知道，那些乡邻送来的米和豆子，母亲都让父亲挑到镇上卖了，一分分攒起来，才凑够买两双白网鞋的钱。而为了赶鞋活，她连续熬了三十多个夜晚。我和姐姐知道后，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羞愧如潮水般漫过胸口。

如今，千层底布鞋早被各式流光溢彩的皮鞋、运动鞋取代，我也穿上了名牌鞋。它们耀眼、时尚，却总是不合脚——有时磨得脚踝发红，有时挤得脚趾生疼。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母亲的布鞋：那么妥帖，那么舒服，像把脚裹进温暖的炉里，走再远的路也不觉硌脚，就连吹进鞋里的风，都仿佛带着母亲的温度。可母亲已经老了，手指弯曲，再也握不住那根细长的钢针。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翻出母亲当年为我做的布鞋。布面早已泛黄，可针脚依旧清晰如初。我把鞋放到鼻尖，轻轻一嗅，依然能闻到淡淡的糨糊香，以及母亲指尖残留的温度——那是藏在岁月深处的味道，是只有用心才能品出的人间最真最暖的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